

再现“第三自然”

——第四届广州三年展项目展第二回开幕

本报记者 张晶晶



冬去春来(综合材料)



EXPO 零山峰(装置)

4月10日,第四届广州三年展项目展第二回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展览以“第三自然:中国再造”为主题,通过洪磊、邵帆、史金淦、徐冰、张小涛、赵光晖等艺术家的作品,体现了人与自然共在、双向化合的协作关系。策展人高岭表示:“我们希望新的艺术主张和创作理念能够重新调适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像西方风景画中人被风景化了,成为风景的点缀,也不像中国山水画中山水被高度拟人化了,成为人的智力游戏。”由于各自生存环境的不同,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形成了东

西方两种不同的自然观,这也深刻影响了东西方的世界观以及文化艺术的特征。据广州三年展馆长助理方旭东介绍本展作为项目展的第二回延续了对“元问题”的追溯,17位参展艺术家运用各种媒介、表现手法、语言形式完成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视觉转译。王长明的《云上的生活》把太湖石切割成立体的外形,让其天然的凹凸曲线和粗砺石材痕迹,与现代刀具切割的直线和光洁面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意在表达属于太湖石的社会生态已随现代具一样快速切割着艺术家内心

的太湖石。王林旭的《超象艺术》以“超象”为题,通过在无序的泼洒中建立世界图景的有序性,在复杂斑斓的色彩运用中使之归于单纯和浑然,力求在有限的画面创造无边无际的时空运行图景,展示了思维领域的无限性和创造活力的无止境性。黄致阳的《座千峰》由18件白花岗岩石雕装置和三四百根竹子组成,借竹子之万物有灵的思想传达在多元混杂的社会生态中人与物质、人与自然生物间的异化与交融,以宁静致远的中国自然山水空间观对应当下都会丛林中繁复纷扰的城市空间现状。赵光晖的《最美和正确的农场》则希望通过作品来完成一

个受制约的美景,建造一个“正确和最美”的自然。高岭在本次展览中提出“第三自然”的概念。他认为,当代中国艺术家真正要做的是使人们成为自然的内在者,去分享式、交互式、参与式地看待自然、感知自然和表现自然,运用当代国际化的视觉语言和材料,将祖先在人与自然意识方面的贡献转换和提取出来,形成符合当今艺术方向的新的自然形象——自然的第三种状态,而这相对于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客观存在——第一自然以及关于自然原本状态的认识与表达——第二自然,就是策展人主张的第三自然。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和摄影有了关联。

家父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江苏扬中的县城中开了一家照相馆,这是当时全县中最能反映现代文明的场所,因为那时全县没有工业,服务业也欠发达,手工艺也只有与特产相关的竹编。当我出生之后,就没有离开过照相馆。那是一家天光照相馆,“天光”的概念就和农民种庄稼一样是靠天吃饭,天阴下雨就没法拍照,而长江流域一年四季中又是雨水不断,因此,生意不可能发达,生活也不算富裕,比不上,比下有余。

我在父亲对摄影的精益求精中度过了早岁的时光,也慢慢懂得了一些摄影的原理,进而能够帮助母亲在暗房中显影,把握红色光源下的色调和感光的程度。摄影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和骄傲,父母通过摄影的技术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人,也成全了一个技术家庭。给我的直接影响是一种生存价值观: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或许,这一摄影的基因正是我今天把持相机、漫谈摄影的缘由。

对于摄影的感知和认识与青少年时期有很大不同的是,因为我后来学习了美术,从美术的角度来把玩摄影才有了新的追求。举凡艺术家都有一些题材上的偏好,白石的虾、悲鸿的马、莫奈的睡莲、梵高的向日葵,往往是不厌其烦,而世人也乐于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识。摄影家中也有专攻人像、风光或其他专题的,这都反映一种偏好,或表现为一种能力和成就。我于摄影是兴趣广泛,因为不是业余而能博爱,可是在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却使我对博物馆的建筑以及空间产生了兴趣。从最初看到国家博物馆巨大建筑空间的时候开始,就对这一建筑有了感情的基础,这一基础很重要。摄影也是需要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就不可能在一些特别的方面有独钟,如果没有感情就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因此,作为馆中之人,面对朝夕相处的这座国家博物馆,从主体结构完成之后到内部装修,每天看着它在身边发生新的变化。从工地的纷繁杂乱到明亮整洁,从逐步完善到开馆后的人流穿梭,近20万平米的建筑,结合1959年建筑的初始外形,没有改变天安门广场的文化氛围,像以往一样。在这里,建筑的文化属性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

新的建筑空间给我带来了新的视觉震撼以及独特美感,也激发了我拿起相机去追踪那些与结构和光影相关的景象。每当阳光

在不同时段与建筑发生关系或者进入到建筑空间中的时候,光影改变了建筑的空间关系,改变了物理属性而带来了新的视觉趣味。光和影与建筑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关联性,晨辉和夕照随时改变建筑的物理空间,使工程图和效果图上机械性的感觉成为一种鲜活的灵动。光影赋予建筑以生命,从此,固态的建筑再

为人们营造了一种新的空间,再也不是过去那有限的通过一扇窗子借景的趣味,而是以宽阔的展现来沟通内外。透明的屋顶则成了封闭院落的常规手段,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德累斯顿的国家艺术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的美国艺术博物馆,都有封闭一个院落空间的玻璃屋顶,这得益于新的材料和新的技术手段,由此,一个现代化的空间吸引了光的大量进入,也与户外空间发生了最为直接的联系,所以,这种空间关系中与自然的连接再也不是那种古典的感觉。而影则随形产生无穷的变化,当叠加到空间中展出的文物和艺术品的欣赏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艺术家,成为一种新的创造。

所以,博物馆建筑中的空间与光影的关系是一种特别的关系,也是一种特别的趣味,值得揣摩和品味。当这种关系成为摄影捕捉的对象,尽管与建筑相关的摄影的记录只是截取其中的一些局部,但是,建筑空间与光影的构成成为审美带来了出乎预想的意外,摄影家很难“胸有成竹”。摄影家于其中的努力不是在等待中“坐看云起时”,而是要有发现的眼光和具备发现的素养,“胸有成竹”正是“胸有成竹”的提升。当然还需要机缘。对于一般人来说,得到这样的机缘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博物馆的特殊性使得观众深入其中有很多限制,而在博物馆工作的人则有地利之缘,更重要的是有情感的基础。

基于上述,就有了我的这些在业之余的与博物馆相关的建筑摄影。这是一个关于博物馆建筑空间与光影的专题报告——以摄影为手段。

我与摄影

陈履生

不是一成不变。于我,正好像我居处的竹子、梅花、水仙以其特有的诱惑力在召唤我去表现它,如同郑板桥“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枝叶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就是如此。

与5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博物馆建筑空间越来越大,窗也越来越大,建筑师们的精心营造使之成为博物馆的风景。国家博物馆新馆的西立面实际上就是透明的墙,类似这样的玻璃幕墙



美国美术馆(摄影)

陈履生

爱在蓝天下:关注自闭症儿童艺术创作

祝如

4月2日是第五个世界自闭症日。当日,由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北京中间美术馆、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共同策划和组织的“天真者的艺术——第五届‘爱在蓝天下’绘画作品展”在京开幕,展出27位有自闭症的中外小画家自由创作的400多幅作品。在过去的4年中,“爱在蓝天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慈善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关爱自闭症群体。本届展览将在延续公益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公众呈现这个群体在艺术上的惊人潜力。

自闭症是一种复杂的脑部发展障碍,而在艺术领域,自闭症患者的作品反而更加纯粹、直接,善于抓住瞬间的想象力,并以常人无法企及的专注将其呈现出来。主办方表示,“自闭症”或许能在医学层面描述这个群体,在艺术领域却并非有效。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和生机勃勃的生命。这样的力量纯粹、直接,源自不谙世故、不染尘烟的心灵,不同于一般的儿童画,也区别于专业的成人绘画,因此主办方使用“天真者的艺术”这个词定义这些作品,希望能够更准确地描述这种力量,也具有更普

世的启发意义——每个人都有机会重返天堂。据了解,为保护和鼓励自闭症儿童的艺术创作,初步探索他们的绘画审美体系的学术规则,来自美术界、教育界、生命科学界、医学界、社会学界等不同领域的9位专家学者,组成展览评审委员会,对作品进行了评审。

“天真者的艺术”的学术价值也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在展览开幕当天,常年关注儿童教育的“童话大王”郑渊洁现身开幕式并发表了《想象力与教育》主题演讲。他表示,想象力和专注是发明创造的关键因素,而孩子们的画就是最好的证明。“盲人失去一双眼,他便全身都是眼,因为他能感受。”郑渊洁说,人们应该换个角度看待他们,并学会如何与他们相处。



城堡(儿童画)



长脖子(儿童画)

对于自闭症孩子的未来,评委会学术主持人、中间美术馆艺术总监周翎很乐观,他表示有一些艺术大师很欣赏这些孩子的作品,且已有画廊愿意经营孩子们的画。这次还邀请荷兰的小画家参展,也是希望能够借鉴国外的经验,提供一个中外交流的平台,为中国自闭症孩子的未来发展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此外,由中间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天真者的艺术”专题研讨会于4月8日召开,参展小画家的父母、指导老师与资深的艺术教育家、心理学家展开对话,就艺术教育、呵护创造力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赵成民:用雕塑展示“强国之梦”



昭陵六骏之一(铜板雕塑)

赵成民

本报讯(记者李百灵)4月4日,由北京画院主办的“气·悟·和——我的强国之梦”雕塑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画院雕塑家赵成民艺术作品40余件,构成了一场金戈铁马的视觉盛宴。

此次展览由“气”“悟”“和”三部分构成。“气”部分由战马雕塑与将军坐骑雕塑构成;“悟”部分则由展现清代帝王阅兵场面的一组组群像构成;“和”部分则主要呈现在中西文化互融理念下的一批作品。三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通互融。在赵成民看来,“气”“悟”“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在西方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东方神秘,此次雕塑展寄托着他要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梦想。

据悉,全部参展作品均为首次亮相。其中《龙马精神》雕塑作品兼工带写,在复合材料、繁复设计、制造工艺上都非常讲究,通过对马之力量与人群关系的塑造,体现了质朴、雄强的秦汉风骨;《最后的盛宴之一》等则运用冷幽默的手法,使用成品、半成品以及小零件做成不锈钢雕,通过展示清代帝王的豪华阅兵,表现“在世界形势改变下的闭关锁国,很滑稽,很可笑”。老雕塑家盛扬表示,雕塑家是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结合的创造者,“赵成民的雕塑十分有爆发力和感染力,给人一种磅礴的气势、一种音韵的旋律、一种凝聚的力量……”

赵成民1946年出生于吉林长春,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班,上世纪80年代后一直从事雕塑、壁画、中国画和书法创作。2002年,赵成民建成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及雕塑园并埋头创作多年。

重拾经典

弗兰克·斯特拉:

极简主义先驱

周少一

弗兰克·斯特拉1936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马尔登,14岁时进入位于安多佛的菲利普斯学院学习艺术,毕业以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之后,他在纽约设立个人工作室,并创作了许多令人赞叹不已的“过渡画”与“黑暗画”,深受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斯特拉逐渐形成自己的极简抽象主义的风格。他也是第一批运用立体画布的画家之一,这种画布有别于传统的长方形、正方形或圆形画布。他朴素的几何画使其成为20世纪60年代极简抽象艺术运动的领导者。

极简主义,也译作简约主义或微幅主义,是“二战”后兴起的一个艺术派系,又可称为“Minimal Art”,作为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反动而走向极致,以最初物自身或形式展示于观者面前为表现方式,意图消弭作者借着作品对观者意识的压迫性,极少化作品作为文本或符号形式出现时的暴力感,开放作品自身在艺术概念上的想象空间,让观者自主参与对作品的建构,最终成为作品在不特定限制下的作者。

弗兰克·斯特拉的第一幅画是黑白条纹的对称图案,在1959年展出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哈特拉一号》中,他在圆形或半圆形的画布上使用明亮的对比色。在《皮亚斯基三号》及其他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中,斯特拉将拼贴画与浅浮雕相结合。其晚期作品包括色彩明亮和结构精致的

金属浮雕画,例如《灵魂出窍》及《头或尾》。他还创作大尺寸的版画,例如《塔拉迪加五号》,结合了蚀刻、雕刻及木刻技术。斯特拉在20世纪60年代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过两次展览:“The Shaped Canvas”(1965)和“Systemic Painting”(1966),这定义了60年代的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1978年至1980年期间,斯特拉在美国举行巡回展,藉此回顾他所有的作品。在此之后,他的创作以浮雕画为主。《异域鸟》是斯特拉在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一组大尺幅的金属浮雕,这组作品在创作方法和图像语言方面极具突破性,代表了斯特拉艺术风格的变化。在创作《异域鸟》的过程中,斯特拉借助了工业插图的技术以达到理想的弯曲形式,在得到满意的平面图像之后,斯特拉把制作好的模型置入画框当中,从而达到三维的视觉效果。每件展品所配的说明就如同建筑平面图引导着参观者,同时这些说明也在强调作品制造过程中的技术性和精确性。而给金属浮雕带来活力则是斯特拉所使用的色彩,这些色彩

使作品摆脱了平面的限制。斯特拉的意图是把曲线作为真实客体被看到,这些曲线突破了图形的边界进入观者的视野。“这些模型具有自身的形象感和美学价值,虽然我们把它们看做工具。”斯特拉说:“我想把这些设计转化为艺术,让它们具有实体形态,以图画的形式呈现。”

2009年,弗兰克·斯特拉被授予朱里奥·冈萨雷斯奖,以表彰他对现代艺术所做的贡献。作为战后美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弗兰克·斯特拉至今在纽约生活和工作,他还积极参与保护艺术家权利的运动。



Tuftonboro 4(浮雕画)

弗兰克·斯特拉